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四十八 西藏

西藏歸程記

心禪

民國二年二月一日。由拉薩行。至蔡里尖。德慶宿。拉薩爲前藏首城。四山環峙。碧水交流。道途平衍。阡陌腴沃。古稱靈秀極樂之區。卽唐時土蕃所都之邏娑城。有大詔寺。番名老木郎。唐時所建。周圍起樓閣及殿宇。欄杆屋瓦。皆銅質而鍍以金。中塑佛曰覺釋迦牟尼。自唐初隨文成公主來藏。年甫十二成佛。或云鑄自中國。左廊又有唐文成公主暨吐蕃贊普並巴布國王女像。其他神佛萬計。拉薩北五里。平地特起一石峯。周五里有奇。名布達拉。因山築樓十三層。金碧輝煌。爲達賴喇嘛坐床之所。寺內僧徒約二萬人。布達拉西南。又有招拉筆洞。亦平地起之石峯。峯頂有寺。漢人呼爲磨盤山。其南崖爲藏江寺。寺內喇嘛皆業醫。余是日。由拉薩行十五里。至米底克藏川。卽唐書之邏娑川。西南入雅魯藏布江。源流千里。一名藏河。俗所謂水向西流者也。有皮船以濟。

行人其製用兩牛皮聯縫。四邊陡起如牆。止載一人。一水手搖槳渡之。飄飄乎一葉之舟也。既渡河。五里至蔡里。一作采里。俗傳卽西游真詮所記之高老莊。又四十里而至德慶。碉房碉樓。高敞聳峙。風景清勝。氣候熙和。爲西藏首衝之所。所謂碉房者。屋壁皆砌以石。屋頂扁平。覆以土石。二層三層至六七層不等。人居其上。牛豕在其下。碉樓則疊石如浮屠。以梯上下。其堅足禦礮彈。自拉薩東至打箭爐。沿道皆有之。

二日由德慶至拉木尖。墨竹工卡宿。是日曉行。山路多寒。三十里至占達塘。又二十里至拉木。一名納木。又名南摩。人稠地廣。頗稱肥沃。大喇嘛廟。極壯麗。所奉佛像。皆狀貌猙獰。屋內排列弓矢刀矛等兵器。云係舊時藏王之物。又有吹仲廟。中所居者曰吹仲。如內地師巫。藏人奉若神明。吉凶皆取決焉。又五十里至墨竹工卡。陵谷開敞。兩山列峙。蠻寨蠻寺。若繪若畫。河流清淺。中有遊魚。田疇繡錯。一如內地。河上有水驛。置皮船以渡行人焉。

三日由墨竹工卡至仁進里尖。烏蘇江宿。未明卽發。七十里至仁進里。有巨大之喇嘛廟。有塘鋪。行人僕馬告瘁。恒憩息於此。又循河東行六十里。至烏蘇江。道途平坦。烏

蘇江卽藏河上游也。是日途中見有懸屍於壁者。藏人謂之曰風葬。藏人喪葬分爲四種。一曰天葬。凡人氣絕卽請解剖屍體者。縛屍於柱。剖碎其肉。擲於空中。使鳶鳥食之。肉盡復粉碎其骨。與炒麪調和。再使鳶鳥食之。骨肉俱盡。則以爲死者升於天庭矣。一曰地葬。剖割屍肉。使犬食之。繼亦粉碎其骨。再飼於犬。所殊於天葬者。則飼鳶飼犬之別耳。一曰水葬。人死則棄屍體於河。葬之魚腹也。一曰風葬。挂屍體於牆壁。待其風乾也。天葬地葬必多延喇嘛誦經。延長時間。耗費甚多。風葬則誦經時間甚短。水葬則不用喇嘛誦經。藏人之富者。羣以天葬地葬爲身後幸福。貧者則多用水葬風葬。然貧富無一定之標準。凡遇人死。必取決於喇嘛。由喇嘛察其資產之有無定之。喇嘛惟利是視。誦經愈久。則所獲之金錢愈多。故不獨富者必令用天葬地葬。卽家僅中人者亦必強其不用水葬風葬。故藏人因喪葬而趨於貧困者比比也。至解剖屍體者。名曰剛人。爲藏人之最下級者。其人素無生業。彼中社會所不齒也。

四日由烏蘇江至堆達尖。鹿馬嶺宿。循河而上。路尙平坦。六十里至堆達。一名普魯倉。有塘鋪數椽。敗屋風景荒涼。幸人有裹糧。馬有野草。藉以果腹焉。午上鹿馬嶺。嶺綿綿。

長平坦。爲西藏要隘。風寒而勁。侵人肌膚。微有瘡癘。大雪層積。溫度極低。雖在春日。不啻隆冬也。下至半山。氣候稍暖。凡百二十里。而至鹿馬嶺塘宿。是日路甚遠。抵站時已三更矣。嶺東崖下有湯泉。出平地石罅中。氣蒸而沸。色如硫黃。近旁瀦爲一池。清潔可浴。

五日。由鹿馬嶺至順達尖。江達宿。黎明起行。沿溝而進。河道分流。林木翳鬱。山高無險。風景頗佳。五十里至三巴。又五十里至順達。有塘鋪。又六十里而至江達。依谷憑山。形勢險要。氣候溫暖。物產饒裕。民國設太昭府於此。尋改縣。藏東要衝也。前清規畫川邊。以此爲極西之境。

六日。由江達至拉松多尖。寧多宿。晨發江達。四十里至拉松多。山迴溪繞。水聲如雷。拉松多之西。有橋橫溪水之上。爲往來通道。又四十里至寧多。氣候水土。與江達相似。是日在拉松多。見有病者暴於日中。蓋藏人習慣也。藏人有疾。輕則徧體塗酥油。暴於日中。遇雨天則以絨覆病者。燒柏葉烟熏之。人之皮膚。爲身體排洩之作用。若塗之以酥油。則皮脂腺塞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。藏人不知。反以此治病。然亦偶有效。可怪也。其

患重病者。始延醫診視。醫者雙脈並診。所用之藥。僅丸散而已。

七日。由寧多至常多尖。山灣宿。黎明起行。六十里至常多。四山壁立。風景荒寒。絕無棲止之所。居民數家。以樹皮爲屋。破爛敝斜。不足蔽風雨也。氣候常如冬令。山多不毛。地極貧瘠。又東行。登卓喇山。亂石嶙峋。形若瓦礫。故又名瓦子山。峯高徑陡。冰雪載道。寒風砭骨。手足爲僵。凡六十里而至山灣。人烟極稀。僅有塘鋪而已。

八日。由山灣至阿咱尖。拉里宿。黎明起行。五十餘里。至喜竹。道旁有海子。兩岸夾澗。水冰凝不動。中露一洞。孔黑而深。相傳有獨角獸爲怪。循海東北四十里至阿咱。登拉林山。道尙寬平。至峯頂。則危峯聳峭。四時積雪。轉而東下。路險徑仄。委曲盤旋。凡五十里而至拉里。地居峻崖。肩以棘門。屹然如城墉。昌都與拉薩中通之咽喉也。西通哈喇烏蘇。南據達克桑。楚河上遊。下達緬甸。憑河守險。形勝天然。惟氣候苦寒。五穀不生。僅以牲畜孳生牛羊爲食。故居民寥落。如晨星之可數焉。民國設嘉黎府於此。尋改縣。九日。由拉里至擦竹卡尖。多洞塘宿。天明東發。六十里至擦竹卡。途中有熱水塘。山凹有小湖。約七八里。長十餘里。冬春之間。凍如平地。行人履之而過。如通衢焉。自擦竹

卡東行四十里。過魯貢拉山。勢極險峻。爲西藏有名雪山。路極綿長。砂石縱橫。與瓦子山相等。至半山則峯陡雪滑。巨石巉巖。人馬均不能插足。將及頂。雪益滑。峯頂極狹。僅容五六人。循山東行。路不及尺。左倚山根。巉峭壁立。右臨雪窖。深可十尋。盲人瞎馬。夜半深池。其險殆不是過也。越兩峯。始至平地。又二十里。至多洞塘。敝屋數間。柴草俱無。欲再前進。而天已將暮。因止宿焉。晚來風雨交作。兀坐半宵而已。是日在擦竹卡。見一藏人兄弟五人。合娶一妻。而室家雍睦。無詬諍聲。所生子女。兄弟分養之。毫不爲怪。蓋藏中下流社會。一妻多夫。已成習慣。貧而無力者。往往如此也。藏中又有並非兄弟而合有一婦者。其法不用媒妁。由男子請求於女之父母。得允許。卽坐臥女家。爲其家族之一人。如有他男子欲同得此女。但能得女父母之允許。則同列於女之家族。名曰副夫。三四皆如此。諸男子皆競爲生業。以博女之歡心。若女意有所專注。則禮而遣去。其他各夫焉。至上流社會。則仍用媒妁。其禮制與下流社會異。

十日。由多洞至大板橋尖。甲貢宿。黎明起行。途間山色絕佳。蒼翠相接。路亦稍平。四十里至大板橋。東過小坡循山而下。路徑崎嶇。又四十里而至甲貢。

十一日。由甲貢至破寨子尖。阿蘭多宿。天明東發。過鸚哥嘴。有巨石橫踞道旁。尖矗於外。故名。四十里至破寨子。又名阿蘭卡。又三十里至阿蘭多。途中峻石巉巖。棧道偏仄。雖旁設危欄。而行人凜然如墜。古所謂車不容方軌。馬不容旋轡者。蓋有甚焉。兩峯山勢雄奇。古柏森列。曲折紆迴。如行深巷。奔流急湍。聲若驚雷。瀑布自絕壁懸流而下。匹練千尋。噴薄如雨。歷危橋七道。始抵阿蘭多。其地水草豐美。牛羊繁衍。爲黑賬房遊牧之地。貨酥酪者。徧於道路。殆杳無蠻寨居室焉。所謂黑賬房者。皆蒙古種人。以犂牛毛織成魚網形。障蔽天日。羣居其中。爲黑天幕。故名。

十二日。由阿蘭多至大窩尖。郎吉宗宿。天明起行。五十五里至大窩。路尙坦易。又前行路窄而險。或由河壩石徑。或由山半羊腸。渡谿河四道。而至郎吉宗。一名浪金溝。曠野平坦。有碉房柴草。因止宿焉。

十三日。由郎吉宗至察羅松多尖。丹達宿。未明卽發。路皆砂石。五十里至察羅松多。皆行溝中。又五里。登沙貢拉山。上坡行。遙望丹達雪峯並峙。中開一線。卽往來之道也。盤旋而上。陡險異常。自山頂下望。絕壁萬丈。跬步皆危。山之東。有所謂閻王囘者。尤爲

陡惡。藏境第一險阻也。山中積雪如城。壁立數仞。設遇風狂雪化。則人馬皆被傾壓矣。山麓有丹達廟。相傳雲南某參軍解餉過此。墮雪窖中。迨春夏雪消。猶然僵立於鞘上。土人驚異。因奉其屍而崇祀之。頗著靈驗。往來者爭禱焉。循山上下。凡四十五里而至丹達。

十四日。由丹達至冰壩尖。拉子宿。黎明起行。道途平坦。六十里至冰壩。一名達隆宗。蠻寺佛殿。開敞巍峨。二山橫跨。四水環襟。西藏遼闊之區也。又四十里至必達喇山。袤延不過十里。雪深亦僅尺許。然冰堅道滑。必策杖乃能舉步。下山至拉子宿。

十五日。由拉子至索馬郎尖。巴里郎宿。天明起行。四十五里至索馬郎。皆循溝而行。地多溜河。足却不前者屢。又二十五里至朔馬喇山。橫寬十五里。雪深尺許。沿山入溝。行三十里至巴里郎。有碕房塘鋪。柴草亦備。惟風景荒寂。居民極寥落焉。

十六日。由巴里郎至忠義溝尖。碩般多宿。曉發巴里郎。五十里至忠義溝。東過巴喇山。勢不甚峻。凡五十里而至碩般多。地當衝要。洞門高敞。碕樓峻聳。環以長垣。兀然雄鎮。居民稠密。物產亦饒。民國設碩督府於此。尋改縣。其地有大喇嘛寺。築土壘石爲城。

枕山臨河。內供佛像。是日投宿甚早。因往遊焉。寺中喇嘛。贈余以哈達。余亦哈達報之。哈達者。藏人交際上必需之品。猶中國古時用束帛之禮也。其製爲長方形。四周褶襞。如破綻之手巾。白色最多。青色次之。淡青色者又次之。其質爲一種絹布。輕薄如紗。藏中朋友之贈答。及聘禮慶祝弔唁。皆用之。有時又用爲協議事件之憑證。或信件之包封。喇嘛死葬。並用以爲拖柩之品。其用途不同。表示之意。亦不一也。

十七日。由碩般多至曲齒尖。洛龍宗宿。天明東發。四十里至曲齒。又名柴駝。一路高陵深谷。非盡平壤。然坎坷無多。猶稱坦途也。曲齒有大喇嘛廟。殿宇閎深。可容萬人。自碩般多至曲齒。別有一水路。春夏可行。又東二十里。大山壁立。形勢奇險。順溝而行。過鐵凹塘。又東循坡上下。路頗陡。七十里而至洛隆宗。地尙蕃庶。產陶器。行銷頗遠。十八日。由洛隆宗至得貢喇山根尖。嘉峪橋宿。由洛隆宗行數里。卽入谷口。萬山夾峙。中隔一綫河流。山光水色。蒼翠欲滴。沿山曲折行。路轉峯迴。恍若別有天地。所過第一佳處也。宛轉六十里。至得貢喇山之麓。此山又名碧貝山。又名別瑋山。尖畢登山。懸崖峭壁。仄徑蜿蜒。拄杖徒步而上。至山腰。回首下視。昏黑無底。一落不止千丈。強

也。凡三十里而至山巔。下坡陡峻百折。磴曲崗旋。又三十里而至嘉峪橋。橋頗壯闊。番名三壩橋。近旁水土肥美。雨暘時若。藏中宜於耕植之地也。

十九日。由嘉峪橋至麻利尖。瓦合寨宿。曉發嘉峪橋。循河東行。過絕險之偏橋數處。十里至麻利山之麓。所謂偏橋者。以木石累成。時覺動搖偏側之謂也。單獨過之。尙可無慮。若重載駝馬。則危險萬狀。甚有墮入河中者。藏中路政不修。而橋梁尤爲最惡。蓋藏官利其毀而復修。可以聚歛民財。故架設不令堅固也。登麻利山。山頗陡險。二十里而至其巔。下山亦二十里而至麻利。麻利平壩也。又東穿杉林。踰小嶺。三十里至瓦合寨。

二十日。由瓦合寨至牛糞溝尖。恩達寨宿。夜半起行。二十里至瓦合塘。登瓦合山。山高而不陡。五峯繚瓦。道路極長。煙霧迷離。寒威凜冽。兼有瘴氣。過此者必含檳榔。或粉草。或陽起石以避之。有望竿植立於土臺之上。大雪封山時。以此爲標記。道旁有乾海子一片。深廣莫測。經其旁。銜枚而過。戒勿發聲。相傳違者。卽冰雹驟至。前清時有某總兵駐屯。大雪連宵。某總兵及所轄之兵五百餘人。皆爲雪所壓斃。山中四時積雪。盛暑

不消。鳥獸不至。草木不生。百里內無炊煙。窮邊荒絕之區也。由瓦合寨凡百里而至牛
糞溝。尖畢卽行。二十里過喇貢山。二十里至恩達塘。又二十里至恩達寨。時已曠黑矣。
手足蜷縮。饑腸雷鳴。飽餐後。環行室中。至三千步而外。軀體始漸融和。如黍谷之春回
焉。恩達寨前清廳治於此。民國改縣。

二十一日。由恩達寨至拉貢尖。浪蕩溝宿。凌晨東發。山行四十里至松羅橋。道旁皆
良田。無隙地。老柏成林。尤爲勝景。又二十里至拉貢。有碉房塘鋪。又東登裏角山。冰雪
載途。兼有瘴氣。行溝中。渡偏橋。山水頗奇險。然以視魯貢拉及丹達。則此爲坦途矣。凡
八十里至裏角塘。又二十里至浪蕩溝。有碉房可棲宿焉。

二十二日。由浪蕩溝至俄洛橋尖。察木多宿。曉發浪蕩溝。廿五里俄洛橋。路尙平易。
又四十里至察木多。路偪仄。多偏橋。行者戒焉。察木多舊名喀木。爲三藏之頭藏。據瀾
滄江上源。薩楚河鄂穆楚河會流之地。當打箭爐至前藏之中央。滇蜀羌隴之孔道。藏
東第一要隘也。番人所居。背倚南山。碉房深邃。洞宇縈迴。坡下建營壘。築市肆。商業殷
盛。居然都會。有二橋跨南河。路通雲南者。爲雲南橋。跨北河。路通四川者。爲四川橋。往

來通道也。民國設昌都府於此。後改縣。並定爲邊西道駐所。其地有江巴林寺一名戒空寺。內有金頂一座。殿宇壯麗。爲前藏勝區。有呼圖克圖居之。呼圖克圖者。喇嘛之掌教者也。察木多及其南之乍丫部落毗連。地方千有餘里。清時以其地給兩處之呼圖克圖管理。自征糧賦。並不納於國家。但三年一朝貢而已。其呼圖克圖圓寂。衆喇嘛卜於神。考其降生何方。前往查訪。或三四年。或五六年後。得其靈異幼子。卽以生前所用器皿十餘事。參以同樣者。試之。能辨故物。卽認爲轉世。而稱爲呼圖克圖。呈由駐藏大臣入奏。轉世仍管地方。蓋乍察兩處之呼圖克圖。猶兩處之土司也。清季改流。以其每年征入之款。半作行政官經費。半給呼圖克圖。仍准轉世。而免其朝貢焉。

二十三日。在察木多住。未行。是日。以由藏至此。經歷奇險。人既疲困。馬復病足。因在此小住。以資休養。午前往遊江巴林寺。寺中喇嘛飲余以茶。味苦澀而帶鹹。非久在藏者不能飲也。藏人最嗜茶。飲時置茶葉於釜中。以水熬之。俟其變爲紅色。投以黃油及鹽。混攪而飲之。故其味如此。午後遊於市中。見四川銀元甚多。其制每重三錢二分。陽面鑄清帝像。川中特製以行於西藏。抵制印度盧比者也。西藏幣制。向不完備。達賴所

鑄銀圓曰藏圓。重一錢。銀六銅四。形圓而薄。名曰唐加。向無輔幣。市中貿易。非剪破不可。一唐加可以剪之爲二。爲三。爲四。爲五。爲六。名曰卡扛。藏印通商後。印度盧比通行藏中。原值銀三錢二分。當未暢行時。僅作二錢數分。後因商旅之往來印藏者。非用盧比不可。遂增漲至四錢左右。每歲漏卮。不可勝計。清季四川造幣廠。爲抵制盧比計。特仿其制。鑄三錢二分之銀圓。行銷邊藏。並有重一錢六分及八分者。爲之輔助。藏人始頗爭用。其地土貨少。而外貨多。以川圓購外貨。外人不用。卽用矣。亦必故抑其價。作二錢八分。或三錢不等。印度盧比則仍作四錢。於是販售川茶之商。多用川圓。販售印貨之商。仍用印度盧比。故察木多一帶。川圓多而印度盧比少。拉薩一帶。仍印度盧比多。而川圓少。銅圓則清季由川運往。殆令通用。恩達以東。亦暢行矣。

二十四日。由察木多至猛卜尖。包墩宿。清晨東發。過四川橋。橋橫鄂穆楚河之上。瀾滄江上游也。入山澗。逾小嶺。六十里至小恩達橋。路窄險。至不容騎。復過大山。路頗峻。又二十里至猛卜。有礪房柴草。又東過小山二。大山一。崎嶇難行。六十里至包墩。二十五日。由包墩至窟窿山尖。巴貢宿。黎明起行。登窟窿山。盤折而上。山麓有巨石。

橫披勢極奇峭。中有石孔透石穿雲。旁有石門通風度水。其餘亦多小洞。山名窟窿。以此也。此山上下凡四十里。又東山勢重疊。羣峯巉巖。升降盤紆。六十里而至巴貢。有塘鋪柴草。

二十六日。由巴貢至三道橋尖。王卡宿。天明東發。循山上下。曲折欹斜。直同鳥道。三十里至三道橋。又三十里至王卡。路尙平易。由王卡南至江卡。山僻荒涼。有惡八站之名。

二十七日。由王卡至噶噶尖。昂地宿。黎明起行。登王卡山。迂折行六十里至噶噶。又東行三十里至昂地。

二十八日。由昂地至雨撒尖。乍丫宿。黎明起行。過大雪山。高不過里許。而險峻殊甚。由西而上。道多坎。屢陷馬足。蹶不能行。循山而東。下臨無地。又上則雪路褊窄。寬僅尺許。煙嵐之氣。輒中人作惡。峯頂以東。山腰委折。亦不易行。凡六十里至雨撒。又東徑極狹。多支溝。夾壩嘯聚。道多梗塞。夾壩者。藏中土語謂盜之名詞。猶東三省謂盜爲紅鬍子也。三十里至乍丫。有碕房塘鋪。柴草亦備。居民百餘戶。尙稱繁盛。其地有喇嘛寺。甚

壯麗。坐西北向東南。土城約百餘丈。舊時地方各事。由該寺喇嘛管理。卽所謂呼圖克圖也。清季改流。民國置察雅縣於此。寺前有轉經閣。男女婚姻。均於此唱歌。兩情相悅。男以糝粃結女之髮間。婚姻遂定。所謂糝粃者。用青稞磨末黃油及茶調和者也。內地人民初至藏者。疑不敢食。藏人則視若肥甘。爲主要之食品。牛羊等肉及奶子奶渣。不過爲協助之品而已。乍丫番民。剽悍善戰。清光緒三十一年。頃達賴聽俄人唆使。曾集其兵與英人開戰。以漫無紀律。且未經訓練。遂潰敗退走。西藏人民性質慈善。言行信實。思想亦高尚。喜音樂。好跳舞。爲地球上最善良之人民。惜無進取精神。而又迷信佛教。喇嘛所言。不問是非。奉之若法律。信之若神明。遂至積弱不振。其東近川邊者。雖崇奉喇嘛。習尙相同。而性質不無少異。乍丫則尤爲獷悍云。

三月一日。由乍丫至俄倫多尖。洛加宗宿。曉發入溝行。順溪河。履草地。曲折廻旋。寬平無阻。四十里至俄倫多。又東過木橋。傍山行路。雖紆曲。偏仄。多偏橋。然尙平易。四十里至洛加宗。

二日。由加宗至歌二塘尖。阿足塘宿。黎明起行。經山路三十里。平原二十里。至歌二

塘。又東過阿足河。水勢洶湧。經漫坡二。凡五十里。至阿足塘。有塘鋪。番人頗狡猾。殆亦習俗使然也。

三日。由阿足塘至石板溝尖。阿拉塘宿。阿足塘東北行。登大雪山。積雪如銀。寒輝射目。幸旭日麗空。冷度稍減。徑陡冰滑。上下無可駐足。行人必裹糧以度。山頂爲夾壩出沒之所。心尤惴惴。八十里。至石板溝。時尙旱。復前行。過小雪山。嶺路迢遞。盡山腰偏徑。十里至阿拉塘。有人戶柴草。是日行道稍多。抵站已初更矣。此處番族刁悍不馴。數爲邊患。漢兵駐此者。常遭襲擊。

四日。由阿拉塘至黎樹尖。江卡宿。未明卽發。五十里至黎樹。途中樹木環映。坡路尙平。又東踰小山。登大雪山。雖不甚險峻。而雪深尺許。冰滑難行。天色陰霾。寒風砭骨。聞雖盛夏。亦如隆冬焉。一路荒山草徑。風景荒寒。下山至大壩。凡七十里。在此小憩。本擬投宿。以同行者多。其地僅破屋數椽。不能容。復東行十里。過淶河。循溝行四十里。至江卡。有礪房柴草塘鋪。居民數十戶。相將止宿。已秉燭行二十里矣。民國置寧靜縣治此。自乍丫至江卡一帶。番蠻悍野。專以剽竊爲事。阿足塘以東。尤爲夾壩出沒之所。行旅